

癸卯九月下浣

歐洲近世史

大宣書局藏版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中旬印刷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下浣出版

(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著者 日本 高見長恒

譯者 中國 鐵鑄人

印刷者 作新社印刷局

發行者 大 宣 書 局

發行所 開 明 書 店

上海四馬路東首

發行所 文 明 書 局

上海河南路棋盤街

歐洲近世史目次

- 第一 十八世紀之歐洲
- 第二 法國大革命
- 第三 維也納會議
- 第四 法國第二革命
- 第五 法國第三革命
- 第六 奧地利之現勢
- 第七 普魯士之現勢
- 第八 英吉利之現勢
- 第九 法蘭西之現勢

- 第十 意大利之現勢
- 第十一 西班牙之現勢
- 第十二 俄羅斯之現勢
- 第十三 土耳其之現勢
- 第十四 諸小國之現勢
- 第十五 普奧之衝突
- 第十六 普法之衝突
- 第十七 俄土之衝突
- 第十八 十九世紀末之歐洲

歐洲近世史目次

終

歐洲近世史

日本 高見長 恒著

中國 鐵鑄 人編譯

第一 十八世紀之歐洲

十八世紀前之歐洲。爲最粉糝黑暗時代。大陸諸國之政體。無非獨裁王政。中央政府。握國內之一切權。驕橫之貴族。卑劣之教徒。又從而剔其焰。揚其波。維彼小民。沉墜深淵。流離困苦。無所控告。毒雲漫地。駭浪掀天。嗟乎。民何不幸。而爲十八世紀歐洲之民也。有給一畫以形容當日社會之狀態者。大陸之中。立一農民。憔悴其容。偃僂其背。三人倚之。其一曰帝王。其言曰。我對於所倚之人。衣其租。食其

稅。且可使之服我役也。其一曰貴族。其言曰。我對於社會上。無所謂應盡之義務。亦衣租食稅於我所倚之人。且可使之代我服役也。其二曰教徒。其言曰。我亦與貴族同。三人者。攘其腕。奮其足。傾倒其身。壓於農夫之上。農夫汗淋淋然。氣吁吁然。困憊艱辛。大有不勝之狀。相率而號曰。余不堪此。誰歟救我。當日社會之實狀。盡於是矣。故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歐洲之歷史。皆王室貴族教徒農民四種人相搏擊之歷史也。欲知歐洲之歷史。當先知四種人之原質與其現狀。

請言帝王之原質與其現狀。人之生也。不能無羣。乃有種類。種中之強有力者。挈其羣而左右之。以經營領地。既得地。則即管轄其地。在古代時。謂之酋長。此等之酋長。欲以其力。征經營所得者。私之子孫。是即帝王之始。帝王者。收攬一國之權利者也。故自古代以至當時。皆爲集權之制。至十八世紀初。而中央集權乃愈趨

愈重。無論極瑣細之事。政府亦干涉之。報告公文展轉牽涉。地方有所興作。必由地方小吏之手。以達於牧官。由牧官達之內閣。帝王命國務大臣查核。始施行焉。費時勞日。舉一廢百。政府之所以如是者。其初意固欲收攬權力。使不下移也。而繁文日增。百弊蝟集。賞罰基於愛憎。黜陟出於好惡。防民如盜賊。役民如犬馬。置民于奴隸。而又頭會箕歛。以供聲色狗馬之娛。剝膏歛來。泥沙費去。專制政體之下。難爲民矣。

請言貴族之原質與其現狀。貴族者。權力次於帝王。而有特別之權利。自古代即有之。至十八世紀。尤爲專橫。自組織一種特別之階級。苟生於貴族家。其權力階級。即與凡民殊。占領地於國內。幾及五分之一。對於其領地。有徵收貸約稅。互市稅。道路橋梁等稅之權。又有徵收狩獵。發炮。漁獵。飼鳩。製粉場。釀酒場。屠獸場等

稅之權。若於軍人社會、宗教社會，則占最高上之地位。凡百權利，平民所不敢望者。貴族皆享有之。凡百稅役，平民所痛苦者，貴族皆得蠲免。所謂貴族飽，平民飢。貴族逸，平民勞。貴族歡喜，平民痛苦。此實情也。

請言教徒之原質與其現狀。中古時，歐人迷信宗教，教皇與教徒，權力凌駕帝王。已而漸有唱懷之論者起。教徒勢浸衰。然在十八世紀時，教徒固仍有特別之階級特別之權利者也。其占領地幾及國土五分之一。若高僧則有一切特別之權利。如以上所云貴族所得徵收之種種稅，教徒亦得徵收之。又有行政權。國民皆不能越其範圍外。全國教育事業，爲其所管理。在中古時，尚有單簡純潔實行以身救人之義務者。流及既衰，而賭博、奸淫、盜賊、酗酒種種惡業，多出於國會中。小民胼手胝足，竭力殫精，以得來之金錢，既拱手奉其一於帝王，奉其一於貴族，奉

其一於此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放僻邪侈流氓之教徒膏脂有幾安能當此一面再再而三之剝削哉。

請言農民之原質與其現狀。農民者無特別之階級與特別之權利而有納租稅服使役之種種義務者也。世界戰爭起時彼等爲強有力者所驅礮鋒刃負戈鋌戰於疆場戰爭既息強有力者各據土地收攬權利彼等一無所得仍退而力作於田畝納租稅服使役以事其上即所謂帝王貴族教徒三者處其上者視之若奴隸牛馬一不加惜生命財產或存或亡惟上之命是聽屏氣惕息莫敢仰視十八世紀之農民殆無人生樂趣矣。

如上所述之帝王貴族教徒農民等四種人之現狀歐洲諸國母論鉅細其現狀大都可作如是觀矣。雖然積陰冥冥之後則一陽來復連霖鬱鬱之後則撥雲見

天。當十八世紀之初。帝王歌舞於宮廷。貴族盤踞於朝市。教徒橫行於都會。塵陰毒霾。不見天日。蚩蚩者氓。九死一生。天不忍專制政體之久。毒民也。乃產出無數之哲學者。發明公理。打破塵網。以作推翻舊政之導火綫。與創造興國之方針。詩自由之種子。培平等之萌芽。此種議論。愈唱愈高。浸淫漸漬於人之腦筋。風潮所播。遍及全歐。革命之演劇。於此時已漸影響矣。

未有革命之前。歐洲之天地。爲舊天地。既經革命以後。歐洲之天地。爲新天地。欲知新歐洲。當知舊歐洲。請畧言舊歐洲各國之現象。日耳曼各國羣小相聚。無所統一。（日耳曼國民）之觀念。尙無影響。封建組織。奴隸制度。未改舊觀。惟普魯士與奧地利。稍有勢力。有立國之情式。餘皆痴鈍愚頑。殆將終於闇黑世界者然。至英吉利。雖養成民政。歷有年所。然當千七百八十年間。貴族專制政治。猶有存者。

議院之議員不過爲大地主之替人。非國民之代表也。然無奴隸之制。言論自由。故後日改革。易於奏効。若意大利則四分五裂。（意大利國民）之觀念。尙無朕兆。不過於地理上留一名詞。荷蘭則日以築堤坊爲事。無暇建作。瑞西則成一散漫而無政府統一之聯合國。俄羅斯則以專制名於東方。土耳其則龐然冥然補苴彌漏於歐洲大陸。至若法蘭西則腐敗墮落。惡弊充塞。暴君汚吏。相繼而起。弊較諸國爲尤甚。而其人民又慄悍猛摯。不惜犧牲其生命。以顛覆政府。而購自由平等之幸福者也。故以當時歐洲之現象觀之。各國皆有革命之機。而其暴烈彈卒首發於巴黎府。囂囂慘劇。乃先由佛蘭克人種而演出也。

第二 法國大革命

法蘭西自路易十四世以來。專制政體。愈趨愈重。淫侈驕奢。不可思議。至千七百

八十九年時。法國財政。愈形支絀。王室奢侈如故。橫征如故。國民困苦。達於極點。岌岌不可終日。路易十六世計無所出。乃於五月五日。令大開國會。爾時政府腐敝頹敗。如患痿痺。元氣大傷。袞袞諸公。又不能觀察大勢。偷安旦夕。彼平民之代議士。久伏於專制壓抑之下。痛苦不堪。今由鄉里來集。均以爲乘此時機。可以實行改革。又熟知時弊。如某弊宜革。某利宜興。俱已胸有成竹。於是腦中滿貯改革之意見策畧。務期一新舊面目。以除去眼中之障礙。彼等初意。以爲路易王至仁之主。涅克爲政治上有名之才。得此君相。相助爲理。中興事業。反手間耳。孰知開會之初。即遇阻力甚多。前所希望。已成畫餅。而此後阻力。逐日增加。前日本欲以身爲政府改革之鄉導。確實從事。以期收改革之實効。而政府竟因陋就簡。繙縫補苴。毫無改革之實意。如改革財政。組織新國會。三等民協合議事等。重大之問

題猶未能一舉行而已。衆議紛紛，莫衷一是。於是平民遂大失所望。爾時法國之阻力爲何。則貴族與教徒是也。

自是之後。凡經六來復。平民代議士大憤貴族教徒之阻撓。遂決意必行己等所主張之議。乃組織法國國民議會。不待貴族教徒之許可。毅然行之。政府大驚。遂提倡次第改革之論。以安人心。又欲再恢復威權。極力主張三等民分離之說。六月二十日。政府閉鎖議院。禁平民代議士之出入。然平民代議士固執不屈。寄寓王打毬場之一院。誓達其改革法國憲法之目的而後已。即遇一切危難。決不解散。王黨見平民代議士之舉動。深嫉忌之。由是民黨與王黨各不相能。巴黎搖動之勢。日甚一日。路易王亦莫知適從。進退維谷。爾時在廷諸臣。如亞路他、瓦伯等。恐民黨之得志而已。等之權利不能保也。於是頻以壓制之策進于王。王固柔弱。

無定見者。乃從其言。行拙劣強硬之主義。召大軍。集於巴黎。宣言于議會。有唱異議者。則以兵力恐嚇之。巴黎人民。聞之。且驚且怒。時有志母拿者。民黨中人也。演說利害以激人民。曰。今我民黨已爲王軍所圍繞。又假瑞士德意志之兵力以恐嚇吾黨。王黨之所以如此者。特欲恢復其舊來專制之政體耳。吾黨處此。將人各自奮。冒死與彼等戰。以爭獨立乎。抑將甘心服從。仍受彼等之壓制羈絆乎。二者惟諸君擇之。時不再來。慎勿誤此機會。以貽後悔也。志母拿既發此議。乃摘一棗葉簪於帽上。號於衆曰。有能從我顛覆王黨者。以此爲識。一時從者頗衆。巴黎市官吏見之。不知所措。頃刻間。暴動者多至四萬八千人。全國民黨亦相繼而起。不數日間。國中擾亂。有如鼎沸。政府亦莫如之何。

法國革命所以如此劇裂者。有二原因。第一原因。則爲下民之困乏也。先是數年

間勞働社會之悲況。已不能堪。加以年數不登。啼飢號寒者。遍於國中。失職業。迫飢寒。以陷刑辟者。纍纍不絕。或以鄉里難以謀生。以都會求食較易。陸續來集於巴黎。以致巴黎之食物。愈加騰貴。餓殍者踵相接。民不聊生。挺而走險。宜也。第二原因。則希望政治改革也。當是時也。勞働社會。雖無學識。然在十八世紀中葉。漸染自由獨立之新空氣。日夜企圖新闢政體改革憲法。免封建之痛苦。輕租稅之負擔。其望開國會也。直不啻如大旱之望雲霓。今乃於開會之初。即遇種種阻力。大失所望。憤怒疑懼。人人腦中。久已貯一非顛覆舊政府不足以圖獨立享自由之思想。而一二有膽力者。又出而挺身犯難。爲之先導。此其暴動之勢。所以卒發而不可遏抑也。

革命黨之破事業。第一在奪(巴士的)獄。巴士的者。其初意本爲防英軍。衛巴黎。

既而忽變爲牢獄。有得罪者。即投其中。路易十五世時。入獄者最多。每歲典獄所領。收之祕密。逮捕狀不下五萬通云。此獄有守兵百十四人。又有地窖暗藏火藥三萬磅。有二弓橋橫於外。非渡此弓橋。不能至獄內。民黨之奪是獄也。先奪得小銃三萬挺。大礮數門。乘勢喊吶。斷第一弓橋之鏈索。典獄吏知不可支。遂欲暴裂獄內所貯之火藥。以轟民黨。時民黨已奪得第二弓橋。乘勢亂入。以燈繩縊殺典獄吏。大張晏會。以誌慶賀。於是全國民黨蜂屯蟻聚。甲地方之人民。則與收稅吏相敵。乙地方之人民。則與地方官相敵。丙地方之人民。則提倡免十一稅之論。丁地方之人民。則與猶太人相敵。戊地方之人民。則與穀商相敵。千差萬別。不暇枚舉。他若無業之工人。則起於都會。以與中等社會相持。失業之農民。則起於村落。而欲推翻封建。不平等之制。種種暴動。日甚一日。紛紜糅雜。爭戰相尋。遂構成一

種振古未有之慘變矣。

當是時也。亂機相尋。國如鼎沸。路易王知民心之不可拂也。凡國民議會之要求。無不允從。國民議會。若乘此機會。採用良法。以組織新政體。斷無不可以得志者。然爾時欲恢復秩序。其重大之急務。則有三焉。第一。速組織新行政部以代舊行政部。第二。自此後人民概不納舊來繁苛之租稅。第三。急整理諸事務以保護農工商。是三者。皆議會所當亟亟從事。刻不容緩者也。無如當時代議士半乏于政治上之智識經驗。因循遷就。卒不能行。惜哉。

千七百九十年七月十四日。爲伸暢自由之一週年。即破壞巴士的獄之一週年也。人民相謀。大開晏會於馬路斯(巴黎兵學校前之廢場)以慶祝巴士的獄之破壞。而饗晏護國隊於馬路斯之入口。設一門。極其莊嚴。顏曰凱旋門。四十萬之